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第四二〇冊

明倫彙編

閩媛典

閩節部

閩識部

閩藻部

閩慧部

閩奇部

(卷)

三七—三六

三九—三三

三三—三六

三〇

三—四三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閩媛典

第三百二十七卷目錄

閩節部藝文二

鄒節婦謝氏傳贊

明宋濂

鄒節婦黃氏傳

前人

王節婦湯氏傳

前人

周節婦傳

前人

王貞婦傳

前人

徐貞婦鄭氏傳

前人

閔貞賦

楊守陞

褒旌堂記

倪謙

可貞堂記

李東陽

寡婦賦

何景明

集張節婦冊葉文序

楊繼盛

貞女論

歸有光

陳氏三節祠碑

陳宗愈

歷陳祖節恩旌表疏

何吾騭

顧節母傳序

馬之德

閩媛典第三百二十七卷

閩節部藝文二

鄒節婦謝氏傳贊

明宋濂

嗜欲之性人孰能免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于邪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誓生死不相違棄及遇變故能如其言者鮮矣豈非不達禮義之害哉若謝節婦夫死困厄幾不能生而行其自誓之語如合左券非禮義淪於心能致然耶嗚呼禮義之足以治人也久矣

鄒節婦黃氏傳

前人

黃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半山古曰德清有女曰琬字守貞生賦淑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鄒氏子瀛半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下無惡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體患疽流注肌竅間一潰一興累舉如連珠百藥弗驗守貞扶掖臥起附膏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懈怠意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家婦死為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屢有撼之者不少動寒燈孤幌潸然能自安遂命仲容從子州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州受室生二十燦燦朝女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處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于賢者要亦未易以成名也今鄭氏之家十葉聚食至大辛亥嘗旌其義門其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皆率德勵行而垂旻之惠消况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誠不誣哉予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褒異其門閭觀風使者或以守貞為言其有不彰明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門後光輝映不亦一家之盛美耶予故輯其事為傳又一通衣冠之士儻有以扶植彝倫為任者尚見諸賦咏以同其傳云

王節婦湯氏傳

前人

者乎若王節婦者是已節婦名慕貞姓湯氏世居武林施水坊父榮母戚氏慕貞生十七年同里王君遜聞有容德俾其子常雲鵬為室既歸三族媿御交譽之常字彥常少有遠遊志既生女及男驥元至正乙未出商番馬已而之桂林後六年死焉慕貞三十七矣遙望南海淚眼無乾時上承舅姑米薪鹽醴之費靡不經度不足使蒼頭貿易以給舅姑忘其子之亡舅嘗思道慕貞積額北辰之以身代疾乃療身有女兄二人年差無所依慕貞逆還于家忠養同其姑夫之季弟曰暉委史氏育二女貧不能嫁慕貞擇民瘁治煉具遺之婢與史族死三衢慕貞不憚千里之遠取二喪藏諸先塋其訓嚴尤切仲事賢傳受春秋三傳之學國朝洪武癸丑取浙江行省第六名文解貢入成均選授吳王府伴讀朝夕陳訓於王久之拜監察御史近以使事入閩過其家方獄大臣泊部使者交謁于門問母夫人無恙人為慕貞舉慕貞不自樂也且曰我未亡人爾日意危如朝露不復有今日幸祝驥加長歲時持一觴酒爵王家墳塋他日九泉見妾常無慚色爵祿之有無皆天也奚暇計哉君子愈賢之嗚呼婦之青年喪夫最號多艱儻居富貴家有僕隸足以備驅役閭閻足以蔽風雨粟帛足以供衣食猶可自安符或毀譽弔影室如懸磬忍寒夜織機聲與候蟲齊鳴遙隔不休自非鐵心石腸未必不為之動也學士大夫讀四庫之書平日抗手論天下事何處更有豪傑一遇絲髮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視女婦未嘗知書者乃有所不及可勝嘆哉濂於慕貞之事不得不為之紀載也夫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慕

貞實有焉因具書之以厲為人婦者贊曰
婦以節名初非美稱唯王婦湯守髮以貞心堅同石
操潔如冰太史作傳未揚休聲

周節婦傳

前人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撫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詠九
世孫也今詠從高宗渡江南居越諸暨遂為諸暨人
父孟德有文學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
孝經列女傳皆能通其義年十八求宜婿者得同邑
周本恭歸焉始歸而姑卒既而舅及兄公妯氏亦相
繼死兄公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治葬成盡禮
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宗善宗祚宗政始生
時天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興
嗣子卑弱如此我死爾能自保乎節婦嚔指流血呼
天而誓曰不能保此孤兒者天責誅之夫卒節婦年
二十九暨既流泣聞舍舍哺諸兒不暫出戶限明
年國朝克諸暨與僞吳分邑拒戰兩兵相焚掠家資
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宗從一腹出走匿惟持田
籍以行深山窮谷間飢餓顛踣削木磨米藜藿以食
或問其艱勸之曰嗚呼者何足恃奚為自苦耶節
婦怒不與言剪髮示之益白其取厲邑嘆解使人
其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主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
與耕卒賴以完知州田若賦高其行欲上其事于朝
節婦曰宜然耳何足上聞力辭不願乃復其家節婦
感泣日治麻縷為布帛以繼乏絕市詩書教諸子夜
焚松脂於室坐諸子兩旁而口授之或忘睡俯輒
咎咄不少惡諸子皆凜然畏憚如戰君親其邑愛即
端悉其敢舉目視及長遠從名師遊所友善士相過

為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日節婦以兄公早沒惟顯宗
存為之婚娶先於己子羞服與諸子同人不知辨諸
子通弟皆有士行宗祚人為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
謂節婦善教所致云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
身為難能至于守義不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
鋒刃之威迫於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
勉至于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
之孤孤焉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
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王貞婦傳

前人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巖金沙里人性
莊毅日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
值擇所配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
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
至正間猶撥兵侵天台伯瑞帥師往扼之弗勝遂遇
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子慶壽始兩月聞夫亡歸
歸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葬于鄉屏鈴華
弗御賊道家冠被鶴髦衣儵然如塵外人未嘗輕于
笑語人請之則曰我未亡人爾尚何心追逐世好耶
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使聘之不從將
以威劫去貞婦連引刀斷髮痛誓不少休事遂遷越
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強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
哀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于泉
下因悶絕仆地賸人扶齒以藥灌之移時乃甦俟間
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辱汝父汝父亡
我非不能死以汝幼恐無育之者即不育歲時何人
持厄酒以酹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吾復

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而行慶壽號訴從母
林氏亟往救貞婦以刀自刎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
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貴人曰此烈婦強
之不祥遂已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盆足以駭走
今貞婦乃不為威武所屈若是非秉志剛而見義明
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
萬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頽然怒及究其所為一遇
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會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
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殉節而不屈者或自刎
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
一時義烈所激爾有如貞婦處孤嫠敗帷間凄風蕭
蕭然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恆人之情寧不為
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鐵石百折不撓豈不尤
人所難者乎使一鄉而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
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
之道蓋有賴焉是宜為之傳以俟觀民風者贊曰
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為信或楚迫之急
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
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絕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若
其持刃自刎比之割耳割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
志為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
世而同符者非耶

徐貞婦鄭氏傳

前人

徐貞婦鄭名妙靜衛之西安人其父顯本管纓家娶
周無他男子惟產四女而貞婦居其三年十齡粗通
孝經大義沉毅如成人諸女或與之狎輒厲聲叱之
皆畏警不敢近父奇之慎擇所歸聞同郡徐思誠乃

宋忠莊公微言之七世孫代有顯人而思誠又習進士業溫然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合卷成禮貞婦已十九矣時舅天祥與姑朱氏春秋皆高貞婦靡日夜事紡績惟謹由是羞服備給上獲舅姑心凡遇賓祭亦悉意以助有不足則質簪珥供事及其自奉蔬食飲水甘之若飴舅歿貞婦出所畜布帛爲含襚哀經諸費始得成喪思誠出卜藏地舟覆溺死上航溪貞婦慟哭幾欲無生不憚勞勩葬舅與夫先塋之側齋姑高堂日問起居察時燠寒爲衣進之退撫二子諫貞俾從醇儒學而與勝己者交非其類者絕之雖寒燈涼幌人不能堪貞婦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婦憫其年少欲使其更離貞婦曰吾夫固已有二子在斯不謂之區矣脫若無子其如此老何義亦不忍去也具人之形而大疑其行妾肯爲之乎即引剪截去髻誓不二天聞者懼而斂退貞婦見二子成立謙以行義察舉爲部使者掾以政事聞擢爲澧水丞貞婦喜曰吾今而後可以見吾夫地下矣謙當之官會恩例單及於親受文綺細繪之賜貞婦益喜名謙至出白金盤八授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官宜冰蘗自守祿或不給則售此用之慎毋贖貨也洪武二年知縣何忠以貞婦清潔可厲民風乃上其事于府知府王珍加覆數焉浙江按察僉事四月得旌表其門如令貞婦今踰六十有四康強無他疾嘗有田宅爲強族所據屢訟不得直夫歿讓弗與競及宅轉鬻他姓貞婦贖居之識者謂貞婦知大體云史官曰禮始夫婦者何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二其夫子不悖其親

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奈何世教淪汨士大夫誦法先王往往或至干悖君父有如一女婦之微不其知書乃能抗節自守足以增于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特爲著傳文一通將以勵于職樹臣節重名教也豈徒然哉

閨貞賦

楊守祉

夫何一佳人兮塊獨處而無侶朝悵悵以至暮兮夕營營而達曙言我家長而族茂兮幼連娟以好修珥瑤珥而佩寶璫兮戴孔雀之羅襖麗葳蕤以充幃兮羅蕙蘭而爲稠光陸離其繽紛兮芳與澤其維糝慕關雎之旁蒐兮冀君子之好述藉薏修以爲理兮執高門之其帶葛羅附於松柏兮吾懼夫身輕而施厚覽圖史以自監兮哀哲婦之傾城思鷄鳴之賢耦兮恆警戒而相成緊靈修之高義兮方采芹於泮池懷青萍與結絲兮侯和燭其子知將榮耀以貽寵兮矢偕老以爲期何大厲之嫉妬兮光中道而奪之知涉川而無航兮如凌雪而失梯豈妾人之殃兮分抑天命之不可違易珠翹以麻縈兮代羅裳以繡裳泣既盡而繼以血兮心相絕而復悲天陰陰其欲雨兮景翳翳而將晡燕飛飛而歸望兮離登時而相呼宵燭黯其無光兮撫孤孩於坐隅撫哀古以爲枕兮結愁思以爲衾依苦席以假寐兮恍若君之辛臨予悲喜而欲言兮恆警悟而惕心猶傾耳以馳想兮似聞君之聲音終悄悄其間寂兮哀四壁之蟲吟欲夜哭而不可兮淚浪浪而不禁朝進拜於殯幃兮奠桂漿與椒醑芬苾苾而不饜兮怵懣懣余誰語人與歲而偕逝兮暑與寒其代序念死生之異制兮卜宅兆而安

厝殯歌其載塗兮柳舉微以即路雪霏霏其文不兮冰凜凜其將占數挺走而失群兮孤離時於遠樹抱元纁以臨穴兮欲殺身而爲殉憐幼穉之重孤兮又偈阿而不忍暮反哭於故宮兮氣奄奄其欲盡何昔日之甘齊兮今直爲此蘆華也哀吾同室之人兮謫先交於山隅也俛仰神祇之既踰兮人古余以從言惟大死爲未亡人兮吾心喪其猶未畢彼媒妁之婢媵兮遇甲申其煩言曰琴與瑟宜更張兮儼已破而重圓汝何樂居而自苦兮終極死其誰憐會歆歆其佳俾兮媒莫察余之衷情烈女不更二夫兮在古訓則明明詠柏舟於共姜兮悲黃鵠於陶嬰凝妻引斧以斷臂兮樂寡操刀而殘形兮女蒙被以流血兮荀氏以天帶而自經吾悲不及古之人兮又何能踐夫二庭瑛失身於外國兮望悲憤其何知易安自辱於祖儉兮空陸陀於桑榆荷大節之一船兮又何取於雕蟲之緒餘吾亦知楚居之無聊兮忍而不能辭也指蒼天以誓心兮離九死而不移也望松枝以掩涕兮倚修竹而延佇陪余室之翹翹兮憫鸞子之良苦勉拮据以綢繆兮雖卒瘞而其願歲習習其若頰兮時冉冉其景暮哀良人之日遠兮渺英靈其何處命靈分以占筮兮召孤陽而問故曰兩美其不終兮孰知其英靈之所當匪修文於地下兮將玉樓成而作賦勉陟降以求索兮或庶幾乎一遇假蓬萊之仙軀兮驂螭虬而橫驚邀金母使前導兮招麻姑使爲御朝投軺於扶桑兮夕余至于湘浦謁重華之二妃兮踰蒼梧之杯土事同心而相感兮淚斑斑其如雨返

眠哦而弭節兮文君續其來迎余惡其失節於臨叩

今疾驅驚而不停縱余轡於沙漠兮噓王始於青丘
爾何望於二酋兮爲中華之遺孤朝聘燕而暮越兮
遇荒渺之西施懷尤物之喪邦兮誰將幾千鴟夷周
下土而不見兮將乘雲而上征封姨先驅以清塵兮
婆女從余以揚靈泝天津而邊河清兮見河東之織
女隔夫君於一水兮亦脈脈而不得語離席會之不
常兮未相望於終古步蟾蜍而入月兮拜嫦娥於桂
下后拜死已千載兮猶孤眠而不嫁惟廣寒之清光
兮照萬古之長夜屬繼嗣以啓途兮適太微之所居
堯中心之憤鬱兮將叩闕而問諸誰何爲而壽兮淵
何爲而天共孝賢而早寡兮夏姬淫而三少莊姜仁
而不遇兮嬈婢醜而自好惟兩美其必合兮胡不與
之偕老孰王張乎是兮而施之顛倒死者其何之兮
乃冥冥而杳杳將乘化以歸盡兮抑輪迴於六道何
上下而不遇兮增余心之惘惘望閨闈之洞開兮蹇
欲進而躊躇念下土之臣妾兮敢冒昧而干誅申禮
義以抑情兮聊逍遙以自紓回余車以復路兮卒稅
駕於故廬仰旌閭之赫奕兮輪奐飛而凌雲金書
奕其耀耀兮曰表余貞節之門炳耀耀其高舉兮隨
九霄之鸞羣願竭忠以趨勞兮報乾坤之渥恩余雖
老死而無憾兮將藉手以見吾良人庶無媿於婦道
兮光彤止於千春

褒旌堂記

倪謙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有導迪民彝之具使人審所
趨向而樂于爲善如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詩
所謂彤弓昭兮中心既之之類是已故當時治隆
俗美世孫泰和有非後世所及民彝莫重乎三綱而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妻之於夫各有當然之道國家
重貞節以勵人婦凡能盡道於其所天者則旌之旌
之必復其末所以嘉有後也重忠勤以勵人臣凡能
盡道于其所事者則褒之褒之必及其親所以本厥
白也旌褒者非我國家導迪之具乎江西道監察御
史翠川朱公貞其先君子克明宜德初來居京師
以疾卒遺一子一女皆在襁褓于即良玉也母陳時
方盛年矢死守志以字其孤屏膏沐晨夕杜門躬紡
績縫紉以自給艱辛備嘗性嚴介言動不苟雖親舊
亦莫識其面也良玉既長遣使就學鬻琴珥以供書
札束修之費業成耀秀京闈天順改元秋拜前官始
得祿以爲養焉司嘉母守節無玷幾四十年而又教
成其子爲國之用奉聞於朝去年冬詔旌其門曰貞
節綽楔有耀榮增閭里今年良玉又以蒞官三載忠
勤舉職受勅推恩贈父如其官封母爲太孺人天語
褒嘉奪章炳煥良玉以朝廷殊恩盛典萃於母躬私
竊慶幸乃顯其本母之堂曰褒旌所以昭上德後君
恩而顯其親於無窮也願諫記之嘗聞天人同一理
感應無二致觀之孺人早失所天確守從一以訓子
承家爲務其冰霜鐵石之心惟知盡其在己之天而
已然一誠上徹天心佑臨不惟俾其康寧壽考又俾
其子登科第踰位顯榮旌異方承而褒封及孺人
初志豈有所觀於斯哉而大自不能不報之若是也
天人感應之機孰謂其爲遠乎嗟夫孺人爲婦而節
爲母而賢良玉爲臣也忠爲子也孝國家治化之隆
風俗之美驗之于一家而可知天下之大同具民彝
者有不聞風而興慕者乎遂書此以爲記

可貞堂記

李東陽

滇南方節婦曹氏所居之堂曰可貞鄉大夫士爲其
子矩名之者也節婦本宦家女歸方公公佩甫數年
二十九而寡舅姑老諸子皆幼家事叢委節婦矢不
二志去容飾薄滋味痛自摧毀躬紡績以供饋養凡
喪葬婚嫁極力營辦不足則脫簪珥仗之歷寒暑二
十餘足不出房閨而事亦畢治蓋方氏世有武蔭公
佩未及嗣長子政亦蚤沒至是次子敬襲指揮使敏
義官而舉武矩習舉子業方攜庸進節婦泣謂之曰
吾不幸分當死所以不即死者以爾輩在爾輩各有
成吾他日庶有以見爾父於地下也弘治初有司上
其節下禮部數實詔旌其門曰貞節後二年節婦亦
卒年五十有三後敬以軍功進都指揮食事復贈公
佩如其官節婦爲淑人矩舉進士歷官禮科左給事
中擢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其一女適都指揮李增門
戶貴顯倍於往昔而斯堂固存士大夫又從而賦之
至若干人予觀易之坤曰含章可貞可有二義不可
不貞與如是而後可貞也地之承天機不外見而承
載發育歸於有成非有貞固之德含蓄持守久而不
變莫之能也節婦之志誠懇矣然使當時義氣決於
一死則榮獎諸孤將無所倚以爲命况望其藝學之
成就譽聞之輝赫家聲之昌且大如此哉此貞之德
不可無而亦不易成也且敬之在帥閫方運籌効力
期立功萬里外而矩又慎官守勤民事數天子惠澤
於一方文武之務各分其職殆無負乎爲人臣者其
有得於含章可貞之教矣乎予又聞公佩通書史敦
行檢嘗還遺金三百兩人稱其義而婦以節婦之有

義節集行於世詩云刑於寡妻然則節婦之刑固於是在矩予禮部所舉士也請予記銘堂之義故題其所自出者言之

寡婦賦

何景明

予痛吾兄宦業未竟抱志中逝而孤嫂懷保遺孩焚焚在疚且訓其長雅志自勵庶以不殄兄之義問矣痛而更以喜作寡婦賦以道其志焉

嗟伊人之伶俜兮訴明昏以自伸言我被遺質之薄軀兮竊幼訓之專真遭盛年之昌運兮尚君子之未陳待巾帶之雅惠今期畢齒而委身奉周旋以踰紀兮羌中道以先天緬日月之恆逝兮佩生平之末光衾綢卷以獨處兮潛幽宮以自防弛膏鉛之盛飾兮脫袿褱之文章陳單幃以自蔽兮蓀荃莖以爲香紛履屐之委弛兮琴瑟偃而不張修夜漫以靡旦兮灼寒膏而不明像生存之極娛兮心結結而不釋忽頽思而就枕兮恍若君之我即承邈邈於寤寐兮託精魂於遙夕風飄飄以吹幃兮起覽視其何適淚交頤以橫下兮魂震盪而無抗循周除以舒志兮下蘭室與蕙房望明星以撫檻兮微月鑒而綴廊秋風凜以惻惻兮悲迴風與降霜痛蕙草之不敷兮撫梧桐之彫傷感孤獸之離偶兮恥單翼之無行遂躑躅以反室兮心怛怛而若喪眺丘墳之嶢嶢兮防山椒而慘惻極隴陰之修延兮翳宿莽之蔓域徙荒亭以卽之兮眇神靈之莫得攀下泉之不逮兮隱哀號而拊臆徵受命之不祥兮艾愆尤於往軌抱遺孤之煢煢兮指皎日以爲矢蹈未亡之微齡兮敢遺君之盛美苟明忱之罔虧兮豈速殞之可悔重曰幼蒙慈育秉志

良令服事潔修允君房分從子遊遊涉江湖兮改轍東國逾河梁兮思妃支鵠永翺翔兮何意中途失其行兮嗟維我俄安可忘分身圖內不下堂兮女史陳圖慕共姜兮恪諾一志矢彌長兮

集張節婦開棠文序

楊繼盛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誣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耀照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週際韓合矯激馳術以濟其所爲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嶽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凡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于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唯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雖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懼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止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難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于漢陵之傳許于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之至難者歟其其而上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

天下固不寡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數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尤獄氣分天地山川純粹之氣不幸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樂好作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無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唯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之人同於婦人者已爲可恥今之人其所爲所行反婦人之不如子於此重爲感且愧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貞女論

歸有光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嫌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雖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婿親御授綬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婿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婿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會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增旣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

增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勿娶則嫁之也會于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禘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祭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如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陳氏三節祠碑

陳宗愈

予治南靖之三年稔聞陳氏三節事心甚壯之欲修其祖豆而躬祠焉值庶政埒益且費廩所出用茲展轉於懷今年冬將上職事聽殿最深念不肖之軀爲上守百里尺寸罔所報稱唯是人心風俗樞於節義不取不樹之標願有節烈如陳氏二婦一女而使之祀典闕然鄉里獻獻非所以慰人心表閭巷憐愛貞魂廣聖朝旌淑之化也爰覓官地所賦咸計入羅若干捐歸陳氏俾春秋挈牲以共祀事而予從祀日率佐屬與博士弟子詣觀之使醉其祝蕙蕙儀復爲短歌三章教陳子弟歌而弔之祠以爲常嗚呼萬形同養真我不死三節英風烈舉終古凜凜談之眉軒而神王想其母子祖孫求仁取義各得所欲甘情滿意含笑而遊地下車知百年後影一日同歸之可痛哉天地眞性至此乃見彼身名節燦燦上而俟耶以彼巾幗抗節流芳且貞磨之元紆紳纓弁附書雲而爲士者平書之以助觀者

瀝陳祖節恩旌表疏

何吾騷

臣高祖二十四歲早世時高祖母陳氏年僅二十三歲獨生會祖年甫二歲親鮮暮功族多會食於是刈孤奪會者百計風高祖母節而臣高祖母鐵心石行矢死靡他茹荼飯血日夜撫孤育之哀之歷久彌堅既而臣曾祖漸長高祖母心漸舒謂可幸無慮矣娶會祖母鍾氏甫一年而曾祖暴殛時曾祖母鍾僅胎臣祖五月族強謀殺嗣者被髮斬髮破屋踞屋有如狼虎高祖母隻身力禦撫婦拜箕呼天之哀行路莫不痛心酸鼻臣祖甫生曾祖母旋背高祖母內撫危孫外禦族禍族強利啗乳媼以毒餅授臣祖賴高祖母察覺得不死於藥又買賊刳殺賴高祖母夜半抱孫渡河若有神物憑之得不死於賊歲祖貴產悉爲族忌抄奪賴高祖母挺身訟於官千哀萬苦歷十五年始復還以衣且食得不死於飢寒高祖母每夜挑燈和淚課臣祖讀書臣祖年未弱冠授廩備學宮族惡計害愈役臣祖垂髫不經訟事賴高祖母匍匐法庭督學臣爲之墮淚堂上下莫不歎息事白得不死於刀筆凡臣祖海膺多難始終得以保全者皆高祖母之力也尋常節婦皆有旌表之條兄鞠子已極七哀撫孫尤深百感孤燈殘燼留兩代幾盡之脉存千百瓜分之業從古忠臣義士猶或難之况臣高祖母并稔女流者哉臣父生前每叮嚀三代孤危高祖母苦節狀未嘗不流涕沾襟也臣戊午上公車臣母謂臣曰若汝遊一第得請旌高祖母苦節勝於封章及我臣揮涕應之母亦並下臣中式日報至家臣母寄語臣曰吾幸尚健得見汝爲高祖母請旌典也臣

顧節母傳序

馬之德

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所不可抑雖聖人弗禁故凱風不敢怨其母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雨暘之失豈可槩責於匹婦哉道汚世降綱綱日靡骨肉聚鹿起于冠冕賢者痛懲之矯枉過舉遂多失中甚至甫問名而稱寡未親迎而哭夫逆父母之命往奔陌路之喪以身殉之不知非禮有司式表其閭以爲非常之行是亦未之察耳若夫中行之道固有自然之眞性不在矜名而眩俗也其所以之死靡他者蓋公不忘義私不忘恩爾義義則知恥恩恩則不貳是以沒齒無變而近世所載大抵出于矯枉過舉者多而

吾乃重有感于節六顧君之德配夏肅人也節六家世浙產爲山陰望族而一空蕭然簞瓢屢空肅人節口併食以供堂上甘脆俾舅姑忘其家貧而節六亦以此釋內顧憂節六既以肅人不忍棄其孤以死霜燈夜雨黃口鳴嗚石裂泉枯丹心不滅或諷之則曰吾非好爲自苦但一舉措間恍若見亡人於左右顧盼之際乃覩顏以爲此可乎嗚呼此殆所謂公不忘義私不忘恩而非以矜名眩俗者矣子三顧幼秉慈訓事母至孝及長以孝義舉爲鄉飲賓肅人畢生勤苦不自暇逸積累錙銖手致富有而所以戒警其子孫恆若一室屢空時也其平生若無可紀含章之美殆不可以跡求予又將使懲賢者之過舉故樂而爲之序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閨媛典

第三百二十八卷目錄

閨節部藝文二詩

周南漢廣三章

召南行露三章

召南野有死麋三章

鄘風柏舟二章

伯姬引

黃鵠歌

陌上桑

羽林郎

寡婦

杞梁妻

雜詩二首

貞女引

貞女引

陌上桑

題貞女祠

列女傳

節婦吟

貞女祠

貞女墓

山中寡婦

魏博妻

燕字樓

正月二十八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彈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媼出應

白髮青衫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望夫臺 在忠州南數十里

妾薄命篇

賦節婦王夫人

柏室詩

孤雌行爲鄆城節婦作

燕字樓歌

賣鹽婦

浴蠶沙溪水一首爲上饒陳氏婦作

大名劉節婦吟

節婦王氏

題節婦詩卷

題節婦

投節婦

汾州北廂里石氏節婦

梁節婦

雙節堂

吳節婦林氏

雙蓮詩二首爲重貞奴作

賦得夏母篇書文太君障子

燕字樓

燕字樓

秋胡行

貞婦辭

閨節部紀事

閨節部雜錄
閨節部外編

閨媛典第三百二十八卷

閨節部藝文三詩

周南漢廣三章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典而此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典而此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典而此也

召南行露三章

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賦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汝從

召南野有死麕三章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
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虺也吠

邶風柏舟二章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之故共姜作此自誓

汎汎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

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汎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惟我特之死矢靡
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伯姬引

琴苑要錄曰伯姬引者保母之所作也伯姬魯女
也爲宋共公夫人公薨伯姬執節守貞魯襄公三

十年宋宮災伯姬在焉有司請曰火將至矣伯姬

曰吾聞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逮乎火而死

其傳母自傷行遲悼伯姬之遇災援琴而歌歌曰

嘉名潔兮行彌彰託節鼓兮令躬喪歎何辜遇斯

殃嗟嗟奈何羅斯殃

黃鵠歌

列女傳曰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

疆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問其義將求焉嬰聞之
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己之不更一產也魯人間之
遂不敢復求

悲夫黃鵠之蚤寡兮七年不雙死頭獨宿兮不與衆
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蚤寡兮獨宿何傷寡
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
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

陌上桑

漢樂府

一日豔歌羅敷行崔豹古今注曰邯鄲女子姓秦

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後爲趙王求令羅

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

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焉樂府

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

其夫以拒之與前說不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柱枝爲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綳爲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持髻鬟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帽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

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

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驍騎青絲繫馬尾

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

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晬

難兼頗有鬋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

昔言夫婿殊

羽林郎

幸延年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城長袍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博婦過我廬

銀鞍何煜燿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就我求珍肴金盤饌饌始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襪

不惜紅羅製何論輕賤婦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募婦

魏文帝

友人阮元瑜早以傷其去孤寡爲作此詩

霜露紛兮交下水葉落兮寒凄候鴈叫兮雲中歸燕

翻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頽守長夜兮

思君魂一夕兮九升恨延佇兮仰觀星月隨兮天廻

使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

可兮久懷

杞梁妻

宋吳道遠

燈竭從初明蘭彫殆早薰扼腕非一代千載炳遺文

良夫淪苦役杜弔結齊君驚心駭曰日長洲崩秋雲

精微貞穹昊高城爲圯墮行人既迷徑飛鳥亦失羣

壯哉金石壓出四形影分一隨塵壤消聲舉誰共論

雜詩一百首

王微

桑妾獨何懷傾筐不盈把自言悲苦多排却不肯捨

妾非匡陳訴填憂不銷冶寒屬歸所從半途失憑假

壯情怵驅馳猛氣悍朝社常懷雲漢意常欲復周雅

重名好錦勒輕驅願圖爲萬里度沙漠應師蹈朔野

傳聞兵失利不見來歸者矣處理靡應何處喪車馬
拊心悼悲人零淚覆而下徒謂久別離不見長孤寡
寂寂掩高門寥寥空廣廈待君竟不歸紅顏今就檀

貞女引

梁簡文帝

借問槐春臺百尺凌雲霧北有威寒松南臨女貞樹
庭花對帷滿隙月依枝度但使明妾心無嗟坐遲暮

貞女引

沈約

貞女信無矯傍鄰也見疑輕生本非惜賤軀足悲
傳芳託嘉樹結歌奇好詞

陌上桑

唐李白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豈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
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諠妾本秦羅敷玉顏顰名都

寒蕙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悵傍人恩
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

題貞女祠

姚合

此女骨為土貞名不可移精靈何處蘊蓬室空祠
水石生異狀松杉無病枝我來方謝雨延滯失歸期

列女操

孟郊

梧相相待老鴛鴦雙死貞婦實殉夫拾生亦如此
波瀾暫不起妾心井中水

節婦吟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襪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

月乎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
嫁時

貞女祠

許棠

何人藏貞骨荒祠見舊顏精靈應自在雲雨不相關
落日泉多咽無風樹自閒唯疑千古後為瑞向人間

貞女墓

邵謁

生持節操心死作堅貞鬼至今墳上春草木無花卉
山中寡婦

杜荀鶴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裙衫髮焦桑柘廢來猶納
稅田園荒後一作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

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楓博妻

周曇

蘿挂青松是所依松影蘿更改何枝操刀必割腕可
斷磐石徒堅心不移

燕子樓

宋文天祥

自別張公子嬋娟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歲稱風流
我遊彭城門來弔楚王閣間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

城眉代不乏理沒安足論因何張家妾名與山川存
自古皆有死忠義長不沒但傳美人心不說美人色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
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嫗出應

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

記之

蘓軾

縹緗細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
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為

誰者主人白髮青裙秋子美詩中黃四孃

望大臺

蘇轍

江上孤峰石為骨望夫不來空獨立去時江水拍天
流去後江移水成磧江移岸改安可知獨與高山化

為石山當身在心不移慰爾行人遠行役

妾薄命篇

陳無已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
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阨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
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賦節婦王夫人

元虞集

汎汎淇水岸有佳竹閨門嚴嚴樂爾貞獨
汎汎淇流岸有松舟閨門閑閑樂爾貞幽

汎汎淇右有堂孔阜娟娟貞幽肅肅貞壽

淇源有泉可濯可沿京鬻勺尊樂爾高年

高年樂只亦有孫子式歌衛風以告國史

柏堂詩

揭傒斯

柏堂為劉母熊夫人作也夫人有淑德年二十五
而寡守志不嫁有子曰觀又賢作堂以奉其母請

名於太史氏謂之柏堂而作是頌

鬱彼北堂言樹其柏其柏疑疑維木之特柏之始生
于彼高陵雨露其凝金石其貞柏之既成鳳臆鸞膺

言樹斯庭霜雪是憑霜雪浩浩其柏矯矯有美君子
而弗偕老其葉奕奕其節桓桓其居安安永世式觀

我堂既構我柏既茂天錫眉壽保艾爾後

孤雌行為鄆城節婦作

前人

有鳥有鳥雌雄相追哺雛未飽鳴且飛雛未長雄乃
死子亦隨朝朝暮暮惟孤雌長林廣野風日美步步

不敢離故棲燕雀掠鳳差復池迴身側腦遞相欺誰

憐孤雌心到死終不移更有許州鄆城徐氏母一生

抱恨守空閨

燕子樓歌

陳孚

長相思久別離東風不暖殘燕支乳鴉困柔鸞悲櫻

桃泣紅膩藤蕪影綠滋牙牀琥珀枕夢君不知
長相思久別離珠樓無人但有月翠屏寒銀燭欲美
藥爲誰憐丁香空自結淚滴錦褥十年化爲血

賣鹽婦

葛遜祿迺賢

賣鹽婦百結青裙走風雨雨花灑鹽鹽作肉背負空
筐淚如縷三日破鑊無粟莫老姑飢寒更愁苦道旁
行人因問之拭淚吞聲爲誰語妾身家住山東夫
家名在兵籍中荷戈嶠峒戍吳越妾亦萬里來相從
年來海上風塵起樓船百萬秋濤裏良人買勇身先
死白骨誰知填海水前年大兒征饒州饒州未復軍
尚留去年小兒攻高郵可憐血作淮河流一自封裝
音信絕官倉不開口糧缺空營木落煙火稀夜雨殘
燈泣鳴咽東鄰西舍夫不歸今年嫁作商人妻繡羅
裁衣春日低落花飛絮愁深闌妾心如木甘貧賤辛
苦賣鹽終不厭得錢糴米供老姑泉下無慚見夫面
君不見繡衣使者浙河東采詩正欲觀民風莫棄吾
儂賣鹽婦歸朝先奏明光宮

浴蠶沙溪水一首爲上饒陳氏婦作

戴表元

婦信州上饒人嫁同郡葉氏年二十五生子四齡
而寡丙子兵寇起能以智全其家歲饑發粟賑貧
類大丈夫慷慨知大節非徒守閨門貞行而已有
司上其事賜旌表獨復如法

浴蠶沙溪水采桑玉山巔絲成白稜稜膠作烈婦絃
烈婦何所言絃中意纏綿一說鸞影孤二訴雛巢穿
巢穿尚可葺影孤恨終年有食不自肥衆禽仰喉咽
眞辛憫其疲勞役盡弛獨及今雛長成雛舉亦翩翩

朝陽照巖林枯槁生光妍黃蘗誰謂苦鐵石誰謂堅
請君滌俗耳聽我沙溪篇

大名劉節婦吟

真栢

孤鶴不累巢離鸞不飲溪溪明離爲影巢底誰與棲
飄飄無根雲流麗如虹蜺下有良松臺白日晝且妻
我思徹霄漢冥邈不可梯青霄東園柳下規當樹啼
來者何用欺去者日以迷擊石端出火捧手能作盡
妾心儻未明請看井中泥

節婦王氏

范樟

妾年二三四始識月團圓十二學女工刺繡如鴛鴦
十九嫁夫家事姑施衽登夫婿良家兒世籍爲王官
雖聯朱紫貴不習綺紈執過庭執詩禮開口若驚湍
風儀在一時爭作玉人看天地忽降毒摧折青琅玕
回首四十春景光若流九貞心守松柏芳性軼芝蘭
落月簾帷曙西風機杼寒兄思往昔事淚下紅闌干
豪客至茅屋舉家竄林窟入房衛病姑身爲白刃攢
暮義雖見釋視死色無難親知爲歎息保社爲辛醜
欲與上州府爲妾旌門闕妾實無所願所願在所安
婦人往從人阿母涕泗瀾送行遺之語敬順無違歡
匹偶固有時寧知憂患端辛苦賄物變豈羨身獨完
殷勤謝故舊聞者摧肺肝

題雷節婦詩卷

黃潛

春旗柳色映門闌華扁新題節婦居作傳小載青竹
簡疏封近降紫泥書河壩松柏風煙外階祀芝蘭雨
露初三釜及親殊未晚花前何日奉安典

題節婦

王士熙

寒腮機杼泣秋風鏡影鉛雲不汝同明月有光生夜

白貞松無憂點春紅羅襦舊熾天吳弄綠綉離梅海
鶴空陌上行人指華表閉門疎雨落梧桐

投節婦

吳師道

南國征人去不歸春妍懶著舊時衣至今門外冬青
樹不與風光上下飛

汾州北郭里石氏節婦

陳旅

北里高樓盡掩扉水銅光冷上苔衣寸心誓比南山
石汾水秋風鴈不飛

梁節婦

明張羽

赤城曉擁青絲騎玉鏡愁帶落紅淚冰魂偷逐水仙
歸綺樓一夜盡厚碎六曲欄空不礙春羅帶盤風輕
颺麗池波不動夜光碧青天影落桃花雲相思月照
樓前水離離芳樹流紅子無情桃李亂中開不學笑
蓉抱霜死

雙節堂

前人

奉化李公復祖母沈年二十生子七月而寡子既
長沈爲妾兄女爲婦生一子亦長長公達天即復
今皆已老故額其堂云

風嘴鸞膠難續絃雙龍鏡破難再圓阿婆二十已守
節新婦哭夫方少年大兒嬌啼母心苦小兒十月安
知父破曉風雨來早秋夜腐燈前共相語山頭松柏
摧爲薪山前翁仲亦成塵紅顏憔悴垂白髮生死不
慚泉下人

吳節婦林氏

沈周

滄海東頭哭盡碣淚流應與海同深寒機夜雨青燈
暗破屋秋風白晝陰年少兒當無子日家貧偏見養
姑心祇今別鶴成仙去留得哀音在玉琴

雙蓮詩二首爲重良奴作

陶望齡

黃鵠歌殘調轉悲鴛鴦塚畔夢猶疑只應池上雙蓮影得似當年鏡裏時

雙窺雙語鏡中妝蓮葉蓮花總斷腸幾倩西風洗紅粉斷香零露老秋房

賦得夏母篇書文太君序于

繆昌期

夏思靖母處夫人忠靖幼孤夫人教之嚴而愛事姑甚謹姑病執其手語曰吾無以報汝願汝壽過我子孫事汝如汝事我思靖拜大司農夫人年八十晉封太夫人三楊及胡祭酒諸公皆升堂拜焉

忠靖寧邦計母處尚時首別殿賜宴歸高堂介眉壽是時長陵中羣公並有舊三楊列館開胡公爲祭酒連鑣登母堂却行拜階右銷衛委佩聲肅肅奉觴走母也徐唱言雍容三爵後上云主恩深報稱莫相負下云計臣勞提挈視君友嗟此良宴會明時信其偶誰與矢德者乃在一寡婦養姑泣下泉持家故貨帶尚書信卿才訓迪自黃口蟲魚箋獨勞鈞軸教已久懸來孤貧兒往往踐台斗

燕于樓

張引元

人自傷心春自回倚闌愁罷歸來玉簫吹斷秦樓曲贏得紅顏鏡裏灰

燕于樓

張引元

離陽三月雨如煙添得離人思黯然惆悵秦樓分鳳侶青燴寒月自年年

秋胡行

張明微

衆鳥有匹皆選以遊羣而有別實惟雅鳩被詛者子嬌嬌卿侯笑而好我中心孔羞卿有卿分要有夫悅

彼妹兮會雅鳩之不如今解倉庚啾啾春日載陽執我懿篲采彼柔桑彼誰者子車馬龍驤合情流聯黃金是將獸有大兮烏有林卿有金兮不如我有心兮

貞婦辭

周洪謨

女蘿託喬木誓保偕老期狂賊忽拔木女蘿將安依憶昔迎鸞辭翠輦玉琴瑤瑟語朱絃誰謂青天負薄命不放白髮齊齊年九原何處問泉路膝下孤兒方學步鸞鴦分散寒塘雲芙蓉泣老秋江露孤燈弔影冬夜長促織聲悲機杼旁手持斷絲羞再續雙雙玉筋流空房空房寂莫守貞節離腸恰縮同心結篲中白蠹使羅襪鏡裏青鸞愁黛月君不見巢父牛許由洗耳後上流又不見共伯婦柏舟自誓甘荼苦兒能讀書著父衣妾應死草生春草

閨節部紀事

古今注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歌以自明

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求壽中興伏無忌延篤著書於東觀官至屯騎校尉

陝西通志上郡鍾氏婦單氏嫁未幾夫亡數年間姑及伯叔相繼亡家貧無以葬氏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傳頌文帝聞之賜粟百石旌其門世說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得同穴唐書滕王元嬰傳滕王元嬰遷洪州都督官屬妻妾美者給爲妃召逼私之嘗爲典籤僅簡妻鄭嫺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慚歷旬不視事虎蒼漳浦人勸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宅去家十餘里常破吐蕃得利劍會日暮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家八九里屬暮雨天晦進退不可忽而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避雨孔中有三虎子自勵並殺之久之大虎將一物內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其人呻吟徑前門之則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云已鄰家女先嫁勸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六合和會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能再適持手巾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倘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即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仗劍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後有一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虎亦

至親其偶斃吼叫愈甚自後倒入又爲自廟所殺乃負妻還

侍兒小名錄元和初進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尚將軍同巷鄭調西都柳設宴餞行出家妓歌樂以送內有一妓嬌美鄭眷戀不已柳謂曰此沈真真本良家女頗能文辭請公一詞以定情好候公拜命即當送賀公欣然賦云艷冶出神仙清聲勝管絃詞輕白字曲歌遏碧雲天未擬生裴秀何妨乞鄭元不堪金谷水橫過壁樓前柳大喜俾真真拜謝鄭至京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即送真真赴約及嘉祥驛聞還古物故柳嗟歎而返真真遂別居守節終身

因話錄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全曰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夫人既寡居奉元元之教受道錄於吳筠先生精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高臥廬山察之長子濤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尚靈元矣

十國春秋吳太子璉妃李氏南唐先主第四女也天祚中冊爲太子妃及南唐受禪封永興公主妃中懷憤懣聞人呼公主輒流涕左右爲之慘戚已而從太子璉至池州璉既薨妃還居金陵宮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自稱未以人嘗焚香對佛誓曰願兒生生世世其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無疾坐化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五夕始滅

宋史包拯傳拯初有子名縯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膝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縯死後娶縯子歸名曰縯

三餘帖草鞋橋者豫章胡文早喪其婦年少守節甚苦身自織以給食頭面恆不梳洗足著草鞋鄰里從其夫姓呼爲胡草鞋每令人持布至橋橋上人爭買之曰此胡草鞋夫人布不二價者也因以名橋

元史阿沙不花傳阿沙不花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時其祖母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無所依欲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驢背重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旦乃繫驢營外置所負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耶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驅驢載二子越數國至京師

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餼以居焉居二年謁帝欲歸帝曰汝甘何爲而來今何爲而去且問所欲對曰臣妾昔以國恥無王還歸陛下今賴陛下威德聞國已定欲歸守墳墓耳妾惟二子雖愚無知願留事陛下帝大喜立召二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已從憲宗伐蜀矣逮至和寧聞憲宗崩諸將皆還而二子獨後心方以爲憂

過一古廟因入禱若聞神語連稱好好而不知其故問其國人通漢語者知爲吉語還至舍則二子已至矣遂留居焉

烏古孫澤澤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妻杜氏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

元史拜住傳拜住母怙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爲太常禮院使年方二十史就第諸署宇適在後園閱琴戲出稍後母厲聲訶之曰官事不治若爾

所爲豈大人事耶拜住深自克責一日入內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既歸母戒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又嘗代祀唐宗原廟歸侍左右母問之曰眞定官府待汝若何對曰所得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先世勳德故耳汝何有焉拜住之賢母教之也後封東平王夫人

樂郊私語詩人陳彥廉作怪體兼書繪事其母莊本閩人父思燕商於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攜彥廉歸并州撫育遂成名士

輟耕錄王氏守素錢塘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爲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庵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嫺散六十二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息而逝守素遂亦束髮簪冠著道士服奉

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雖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合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斑雨在玉簫聲斷絲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跡獨坐蒼苔補遺衣

蘇州府志崇明西沙人朱虎大德七年爲副萬戶父左丞清坐罪籍其家虎妻年三十二沒屬官醫提點所欲娶之茅與二子晝夜號泣衣衾連結以死自誓卒莫能奪故人王大卿等哀之鳩金贖歸託居大都永明尼寺明年以憂憤死後虎兄子謙言於有司至元己卯旌表其墓

崇明縣志生員盛某母苦節宗黨舉之縣登不行會
謁廟迎序復公請因夜微行伺其家兄一白髮老人在門忽不見知爲土神即具申奠

堯山堂外記李妙惠揚州女嫁爲同里李廉盧某妻
盧以下第發憤與其友下帷西山寺中禁絕人事久
無音音成化二十有年與同名著死京城鄉人誤傳
盧死父母偕之居無何歲大饑雜揚以北家不自給
父母憐李寡而貧欲奪其志強之不可臨川鹽商謝
能博子啓聞其美且賢也效幣請婚李自縊者再公
姑忠之時李之父在外郡訓鄉學李母偕鄰婦勸
殷勤防閑甚密李日夜哀泣聞者爲之墮淚既勢
不可解乃勉從焉緘書與父訣詞甚慘及歸謝家抗
志益篤謝之繼母亦揚州人與李有瓜葛李即跪請
願延斯須之命終身爲主母執役因堅侍母旁不去
謝故饒婢妾未及凌犯居數日李復懇爲尼母姑雖
唯度還鄉無復之耳於時啓船先發而母及李繼之
至京口舟泊金山寺下母偕上寺酬醮有筆墨在方
丈李取題壁間云一自當年拆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
茫茫棺不作橫金婦入地還從折桂郎彭澤曉烟歸
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挂雲帆
過海章款其後曰揚州盧某妻李氏題盧後會試登
甲榜捷音至揚州父母乃知子存然無及矣弘治元
年募修憲廟臺韓進士姑蘇杜子開來江右探事
未報復使盧促之適家知妻已嫁恐傷父母不敢言
然亦未忍別議遂行道出鎮江登金山見寺壁題不
覺氣噎問之寺僧曰先有好媳過此留題去矣盧錄
其詩以去至江右齋書之徐方伯方伯曰誠幾輪千

孰從覘察縱得之聲亦不雅蓋以計取乎乃選臺隸
最點者一人論以其故令誦誦前詩駕小艇沿鹽船
上下歌而過之越三日忽聞船中女聲啓窗喚曰此
詩從何得來隸前致盧命李太驚曰揚州盧舉人其
死已久爾欺我也隸備述如所論語叩父母及妻名
一一不爽李遂掩泣曰眞我夫矣始吾聞歌已疑之
恨未有聞今日當偶往娼院母亦過鄰舟故得聞汝
汝歸可善爲我辭因密致之約揮手曰去去隸歸報
其夜依期舟來遂接李至公館夫妻歡會如初商賈
俱付母主其出入母轉以委李及商賈簡視歷歷分
明封誌完固歎曰關羽甘逃歸漢曹公不迫而曰彼
爲其王此亦爲其夫耳貞婦也可置之時弘治二年
也

海昌董氏二十妹爲朱俊妻三載夫亡生子鑑甫週
歲董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或勸曰子在而殉夫溝瀆
之誅耳乃強起飲食晝夜哭不絕聲聞者憐之載大
寶弔以詩曰望夫歸定何時兒啼夫不聞妻哭夫不
知此身不惜化爲石汝兒無母當怨誰芳年年青
吁嗟夫分歸不歸又云兒勿哭兒哭傷母心汝翁棄
汝去汝母愛汝不敢嗔何日兒當言何日兒當步母
養兒兮苦復苦吁嗟兒兮莫作潘郎負阿母後鑑果
克樹立

常熟縣志正德丙寅吳浦錢氏連居數支皆被火災
凡三爰始熄燬爐中有小樓二櫺歸然獨存乃所謂
小四房者姑婦二人寡居樓中素事斗神方火熾時
煙焰四通二人窘怖但叩頭求救須臾見朱衣者七
人立簷下舉神燈之火應手而散

耳譚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
子曰金三年十七八寡甚將行乞楊見而憐之因招
入舟收養之既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
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產一女踰梓病
死三哭之甚哀成疾日漸危羸貼危楊夫婦始悔恨
罵詈不絕一日江行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之薪不
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爲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帆行
矣三得枯枝至泊所失舟所在知楊棄已也慟哭欲
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冀可救援轉入林行至
一所見戈戟森森列衛在焉爲之駭愕徐偵之無所
聞漸就闕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好竟不知爲
何蓋盜所劫財暫置此地三乃匿支溝中再臨江濱
適有他舟經其地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而至
可附我去舟人許諾遂悉攜八大篋入舟行抵儀真
問居停主人家密啓篋視皆金珠也即其地售直得
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童僕復將買妾一日行
過河下楊舟適在三載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賃其
舟去往湖襄買輜重繫繫艫充初先是楊棄三時
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母逼更納婿女至死不從至
是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視之驚謂母曰容狀
甚似吾壻母言之曰見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
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伴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
取破甕笠戴之蓋三實時初登楊舟有是言也於是
妻覺之出相見與抱哭離如平生而楊夫婦羅拜請
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焉未幾會劇
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士從郡別駕胡公
直搗狼山之穴縛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妻亦

從封云

情史類略南安蕭某少失怙恃婦陳氏抱于七月矣而叔暴很懷私詬辱兼欲鬻其夫婦以省食指因事加大斧擊其左臂破裂血滿衣袖知不能容別婦出以割柳分藏其半為異日會徵遂適襄郢間業製盆桶諸木器餬口飄零憤悲久益忘家婦倚辦女紅自食毀面貞守子漸長又關於叔不令讀書則躬任課教或竊附鄰兒師講業兒亦奮激攻苦如飴二十一成鄉薦起家為某縣令嘉靖壬午擢楚少參建牙鄂上以失父故常抱慘戚頓欲掛冠雲遊覓父忽夏月太夫人隔簾窺見堂下製器匠偏袒作努臂露傷痕疑之令童子問匠何處人曰南安因悉其避叔棄妻子出以始末復問汝血袖何在匠大驚曰太夫人何繇知即出持袖合太夫人所藏如一遂登堂大慟趨呼橫金人匠汝父也退而舞拜膝下解衣進觴歡溢百城

江陰縣志趙侯錦以嘉靖丁未纂修縣志聘張水南哀同諸生林文煥徐鳴玉劉桂蔣隆吳應五人載筆開局延陵書院林徐於志中意創三節婦餘人竝心非之而無如林徐之堅執是夜月皎皎其步院門外林與徐獨見三婦跪訴神前以兩人沒其苦節也林徐驚汗浹背出以語三人皆云無所親林即寢疾五日沒無何徐亦病亡

順德府志高節婦墓在南和縣西十里嘉靖間知縣劉璋修庫樓探石村落里人不知遂以節婦墓碑昇至縣村民趙進夜夢節婦告曰吾墓碑為縣所取幸為取還既寤白於縣然庫樓已成莫知所在有餘石

棄置樓側索之果得節婦碑還置之

名山藏本行記章起宗管江人生而孤母蔡守節起宗奉母至孝遇經紳先生輒長跪百拜求其文詞以彰母節為母請於朝冀得旌表假貸行錢以求之求之不得至三十餘年幾得之復為愚者所沮又十餘年乃得之既沒鄉人名其里曰節孝以志其母子後三十餘年所居四鄰皆火獨其母旌節坊巍然完峙嘉靖中旌表

情史類略瑞州劉舉人文光厚舉人溫嘉靖乙丑會試京師廖從老嫗買妾偽指劉曰娶汝劉君也女即拜劉明日嫗詣劉請婚劉曰娶妾者廖也非我也嫗歸語女女誓曰我既拜劉某已許之豈可易志不然有死而已劉不得已曰後三年方得來娶女失無他適劉遂納聘辭赴南雍酌酒為別贈詩云玉手織纖捧玉杯仙郎南去幾時回天涯到處生芳草記取凌寒雪裏梅

朱小姬名葵字心陽其先姑蘇人母夢人以犀釵投其懷感而孕乃字曰早生四歲父商窺洛間不返母又善病值歲饑乃徙之櫺李欄李富人王姓者與其母故中表稍周貸之已而富人又以貴入京貧益甚母利人金賣為僉家姬故又名僉葵時姬年十二玉膚雪貌風骨媚人喜閉戶焚香鼓琴為哀鳳之音聞者莫不歎絕久之乃入武林閩人鄭翰卿方僑居西湖夏日偕友人陳伯孺坐長隄綠陰中見小艇載紅妝者知為葵拾與語悅之葵亦慕鄭名士遂與俱歸伯孺贈葵詩曰相逢剛道不魂銷始得雲和曲未調蓮子有心張靜婉柳枝無力董嬌嬌春風綺閣流蘇

帳夜月高樓碧玉簫莫憶西陵松柏下斷腸只合在今宵

今宵居月餘慕絕不捨卿乃出屏簾為贈於見之曰昔母夢微也或云其天乎卿乃出重寶聘之葵既嫁遂屏去點飾親勞作工女紅與鄰居吳山之苑且半載值月姤周麗卿者以他事被逮周恐匿不出翰卿與杭守令皆雅交乃以一絕為之從吏卒得脫請云不掃娥眉皓白倚誰憐多病老徐娘腰肢剩有梅花瓶刺史看時也斷腸弄柔朱樓垂苑邊聞人湖上返春煙使君打鴨渾閒事一夜驚驚飛上天及翰卿攜家入菰蘆食之假父索無賴窺鄰逆旅乃某惡少數人遣之途逢姬歸田之園室中葵斷髮矢曰吾寧有死不受辱人百計不能犯之翰卿臨之當道撒下二令君難治之令曰曩君為他人居間乃有打鴨驚鴛驚語不意遂成奇識因捕治諸惡少置之法而斷葵歸鄭其斷詞云俞氏凡婦也隸籍期年願得好迷而惜老鄭卿才士也傾賞三斛將攜淑女以于歸何期舅穢之無良幾致鳳鸞之失偶相如濕器臨叩令甚恥之囊王行雲巫峽夢不虛也沒霄波氣幸逢合浦之珠向日葵心堪並章臺之柳驚驚諧波面之歡行堪比翼鬼蜮潛水中之影敢復含沙任將一片雲帆擺作八閩春色蘇長公原是風流誠借數言為三尺韋夫子豈長貧賤用聯裴璧以百年後十年葵生三子皆韶秀徐典公寄之詩曰秋葉何須倩作媒書堂紅拂官機才效陶公子遺鞭過湘浦佳人解佩來繡戶星稠杯合卷玉閨春早鏡安臺祇綠十斛明珠換掌上于今有蚌胎夢菴高太史曰朱小姬義不受辱卒歸鄭生身名俱完可謂貞婦矣